

“父亲白发变多了,我已经长大,需要同他分担了”

3000学子寒假记录父母背影

“那熟悉的背影,忙碌着,显得那样消瘦,从头帕中溢出几缕长发垂在肩上,昏黄的灯光下,有几丝亮光直刺我的双眼,是那悄悄爬上额头的白发。她不停的操劳着……妈妈站在晨风中微微的颤抖着,我脸上早已挂满泪滴。”这是春节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朱霄宇同学,用手机悄悄拍下母亲背影后写下的感悟。猴年新春,全校大一、大二的3000多名大学生完成了一项特殊的寒假作业——记下父母的背影。

上海经贸大学团委介绍,这是该校每年学生感恩活动的一次创新。每逢寒假春节,与父母长期身处异地的大学生终于回到家中,然而眼下年轻人处在互联网鼎盛的时代,很多大学生沉溺于电子产品,忽略了用传统的方式与家人相伴。上海经贸大学团委副书记缪韵笛说:“我们希望同学们拍下父母背影的同时,做一次感情的释放与自我的审视,接近子女与父母的距离,让他们之间隔阂的墙,越来越薄,越来越软。”

目前,已有数百张“父母背影”上传至上海经贸大学学生网络平台,每一张照片,都是一个故事,都是子女与父母之间心照不宣的小秘密。

苏悦同学写道:“在父亲做饭时,我偷偷拍下了他的背影。不知何时起,父亲已不再年轻,头发也渐渐灰白,穿着衬衫的样子更是显得消瘦。在过去十八年里,父亲养育我、照顾我、教育我;而如今,父亲老了,白发变多了,背影也變得

越来越瘦削了,我该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父母,我已经长大,需要同他们分担了。”

金融工程专业的高紫彬拍下父母的背影后写道:“我的爸爸妈妈在我眼里并不老,在心里也不老,哪怕他们越来越不能喝冷的水,越来越喜欢早早睡觉,越来越注意养生,越来越爱唠叨,越来越有大大小小不间断的病痛,但是,这些并不能阻止我看到他们每天还像之前那样忙碌。他们正在变老。我长大一点,他

们就会变老一点。我没有办法阻止岁月的脚步,我只能尽我的全力做我应该并可以做到的事情,让他们可以再为我骄傲一点。”

学校表示,将把图片和故事发布到网络与大家分享,一方面是分享幸福,分享快乐,带来温暖;另一方面是传承孝心,通过每个人的这种孝心传递,希望在整个学校、整个社会,掀起一场真正的旋风——“旋风孝子”。

本报记者 张炯强

昨天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创办《新少年报》70周年

耄耋老少先队员相聚回忆成长史

昨天下午,近十位老人聚集在愚园路81号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,他们中有如今在世的年龄最大的少先队员,有解放前我党外围组织“报童近卫军”的报童。昨天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,1946年2月16日,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沪创办《新少年报》,作为向广大青少年宣传革命真理、引领革命道路的重要阵地。当年的地下少先队员和“报童近卫军”的小报童们,都曾为《新少年报》的出版、发行和传播做出过贡献。

首批少先队员今犹在

“我清楚地记得,1949年4月4日,党组织把我们召集在一起,成立了‘铁木儿团’,又叫上海地下少先队,它便是解放后正式命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。当时参加我们上海地下少先队的共有23人,如今在世的大约只有三五个人了。”现年83岁的章大鸿说,他是1946年9月考入洋泾中学读初一的。刚进校没多久,班主任曹文玉就拿来了一叠报纸推荐给大家,那就是《新少年报》。曹老师本人就是位地下党员,时常组织大家阅读报上的文章,讲述革命道理。直到1948年《新少年报》被查禁,共出版了整整一百期。解放后,《新少年报》在北京重新出版,更名为《中国儿童报》,成为全国少先队的队报。

报童近卫军述说往事

同为83岁的刘慧珍老人,是“报童近卫军”的成员。“我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,白天外出卖报贴补家用。”刘慧珍说,是党组织把报童们团结在了一起,成立了“报童近卫军”,不仅大力发行《新少年报》,还带领大家学文化、学唱歌,告诉大家所遭受的苦难并不是命中注定的,而是社会制

度造成的。

老人回忆说,作为党的外围组织,报童们积极地投身到党的活动中来,特别是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,大家的热情可高了,纷纷利用熟悉上海大街小巷的优势,将一张张宣传新中国、欢迎解放军的标语贴满了全市。“我个子比较矮,是站在了一名男生的肩膀上,把大红标语贴到了大新公司(现上海第一百货)的外墙上。印象中,这是南京路上的第一张欢庆解放的标语。”解放后的刘慧珍入了党,还担任了车间支部书记,老人坚定地说,少年时代跟党走的路,选对了。

参与迎上海解放活动

虽也接近耄耋之年,但方金发老人仍显得十分矍铄,身手也很敏捷。“我可是黄浦区公安局的老警察了啊,1950年从警后干的是秘密战线工作,主要是反特防特,常常穿着便衣执行秘密任务。由于我长得比较小,有时还化装成红领巾孩子跟踪敌特呢。”方金发原来也是名报童,家里的房屋被日本鬼子炸毁,4岁时父亲又病故了,一家人只得住进了八仙桥的难民收容所。是党组织把他送进了报童小学读书,而且学校的好多老师就是地下党员,不久,他也成了地下少先队员,成为《新少年报》的忠实读者。

“我记得是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,学校里的张家昌老师把我们几名地下少先队员召集在一起,给了我们一叠传单,上面写着《告上海人民书》,这是上海地下党为迎接解放而发出的号召,要求我们迅速把传单散发到市民手中。”方金发说,于是,他们从七浦路出发,经过河南路、天潼路,一直把传单送到了老北站附近。为了避开当时旧政府军警的追查,少先队员们把传单挨家挨户地塞入门缝里,还有些敏捷的孩子,干脆跟着黄包车一路小跑,趁乘客一不留神就将传单塞进他们手里……

首席记者 王蔚



外滩观光隧道3D魔幻馆改版亮相

与“都教授”在首尔的“梨大街”约会、梦露的“大脚丫”伸出了画框、走一回众多相机闪光灯聚焦

的“红地毯”……近日,进行了整体改版的外滩观光隧道3D魔幻馆迎来了不少游客,馆内新增了10多

处诙谐、幽默、有趣的互动画面,游客可参与每幅画的互动留影,别有一番乐趣。

图为一名游客正在梦露“大脚丫”伸出画框的作品前留影
杨建正 摄影报道

养生猴头菇有望上餐桌

市农科院开展鲜食猴头菇中试生产

猴头菇的前世今生

猴头菇,“菇如其名”,长着一张“猴儿面”。市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所长张劲松捧起一株猴头菇,“你看,猴头菇实体圆而厚,新鲜时白色,干后呈浅黄色至浅褐色;基部狭窄或略有短柄,上部膨大,远远望去,很像金丝猴的头部吧。”据说,在古代,猴头菇属于山

珍,只有宫廷中才能享用到,有“山中猴头,海味燕窝”之说。猴头菇与熊掌、鱼翅并称为“中国三珍”,是一种珍贵的食用菌。猴头菇一般悬挂生长于枯干或活树的枯死部分,野生菌大多生长在深山密林中,现在市场上出售的猴头菇多为人工养殖。

还富含人体所需的氨基酸,能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含量,调节血脂,利于血液循环。猴头菇能不能变成一道家常菜呢?张劲松告诉记者,研究人员正在筛选猴头菇菌种,从中寻找口味、营养俱佳的新品种。猴头菇以往多提取入药,或用作中药材,对口味要求不高。现有的许多猴头菇菌种,直接鲜食口味有点苦涩,烹饪加工比较复杂,“目前,

研究人员已经培育口味好,品质优,适合工厂化培育的鲜食猴头菇品种。”张劲松透露,市农科院正在开展鲜食猴头菇中试生产,口味适合鲜食烹饪。随着食用菌产业链的丰富和完善,百姓对猴头菇的接受度会越来越高,未来三五年猴头菇有望和金针菇、鸡腿菇、香菇一样,成为百姓餐桌上的家常菜。
本报记者 马亚宁